

漫谈《孔雀东南飞》古诗的技巧^①

俞平伯

一 起兴

它是用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”十字起兴。出典当然是汉乐府瑟调曲《艳歌何尝行》。陈祚明《采菽堂古诗选》曰“兴彼此顾恋之情”是也。近人或疑为“孔雀东南飞”原本这一段还很长，流传众口，却被缩短，只剩开头两句了（张为骥说），恐未必然。我以为这十字已摄尽那篇乐府的精华，配合着“府吏”、“兰芝”的故事非常适合。读者对看自然明白。

这儿更有“起兴”的问题，本是极复杂的。现在十分简单地讲，“兴”只是引起的意思，包括譬喻。大概有两个情形，（一）借音来联想；（二）借义来联想。这等于说起兴有“含义”和“不含义”两种，像本篇即是含义的起兴一个例。（顾颉刚《写歌杂记》“起兴”，是说不含义的兴，可参看。）

二 说“十三能织素”一段——剪裁之妙

首先应该注意的，是剪裁得非常精简，原来长诗虽然贵繁，但却有极简处。繁简互用，始极其妙。非一味冗长拖沓之谓也。

^① 选自《俞平伯全集》第三卷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。原载1950年4月16日《光明日报》。

《采菽堂古诗选》似乎很懂得这个道理。

此下更不道两人家世，竟入“十三织素”等语，突然而来，章法甚异。盖长篇既极淋漓，最忌拖沓。此处写家世，末后写两家得闻各各懊恨追悔，便是太尽。太尽反无味，故突起突住，留不尽之意方妙。

前此不写两家家世，不重其家世也，后此不写两家仓皇，不重其仓皇也。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，谓之不间，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间。于此可悟剪裁法。（《古诗源》说略同）

这都很对，第二段话尤好。但陈氏的思想却不高明，因此对技巧的了解也还不够。如他说：“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，过矣。”读者试观这时，兰芝是悍然请去吗？大谬不然。以“女请去”一段话开头，省略了多少情事，不仅在两家家世也。她哪里会愿意去，不得不去啊。看下文焦母说：“吾意久怀忿，汝岂得自由。”事势明白，是文家补叙法。他从家庭变故爆发这一点起笔，乃最经济的文学剪裁手段，不止突兀而已。

三 再说这一段言语记述之异

“十三能织素”一段话当为兰芝口气，但却又有点像诗人口气，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。陈氏说：

“十三能织素”等语是赞扬此女，一气下接“十七”二句便是此女口中语，过接无痕。

这说很特别，仔细想来却很有道理。古诗很难用新式标点，

我常常这样说的，在此可以看出。假如用引号，依陈氏说便如下式，岂非笑话。

十三能织素，十四学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诵诗书。“十七为君妇，心中常苦悲。……”

至少，他所谓过接无痕的好处，没有了，反而落了个不好的痕迹。陈氏的话也不太对，大致不错。当他作诗的时候，记人口气，还是兰芝口气；并不大分明，只是一气写去，所以我们今日不能用引号来硬取。如硬说为兰芝语，自夸自赞亦未尝不可，却于文情不很密合。总之，不是兰芝当日实在的话语，却非常明显。在下文阿母口中又说一遍，也并非纪实，陈说：

重“十三”云云映带作致，是作者用章法处，安顿此处却好，令人不觉，语亦稍变，故佳。

此言是也。即“蒲苇”“磐石”云云亦是章法照应，《古诗源》亦言之。凡这等地方都不宜呆看，当时自有这样说的可能，却不见得真这样说，用笔在虚实之间，最耐寻味。至于照应之法，在文家并非第一义，贵乎用得自然，陈氏也说得很好，可以参看，兹不具引。

四 说繁简

长诗岂有不繁的呢。不繁则诗安得长。《孔雀东南飞》长至一千七百五十字，在古代是空前的巨著。我以为它的妙处在“繁简互用”。上述“十三能织素”云云突兀地起来，有剪裁即是简，

但“十三”“十四”“十五”“十六”“十七”挨次敷叙，本身却又是繁。这已可说明“繁简互用”了。更引他例明之：

阿母大拊掌，不图子自归。十三教汝织，十四能裁衣，十五弹箜篌，十六知礼仪，十七遣汝嫁，谓言无誓违。汝今何罪过，不迎而自归。

“十七”以下，可能是纪实。必从“十三”数起，数这一大套贫嘴，是照应，是描写，反正不见得是事实，可谓有意用繁。下边紧接着说：

兰芝惭阿母，儿实无罪过。阿母大悲摧。

这又何等干脆！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痛苦，却迸出一句“儿实无罪过”来，五字即了。至于他母亲的惊疑、愤怒、悲哀种种复合的感伤，又只用五个字“阿母大悲摧”包括之。在这儿，用简是分明的。至于“阿母大拊掌”“阿母大悲摧”句法全同，相映成趣，又极其自然，不露章法凑泊的痕迹，所以为佳也。

五 说写实与文章修饰

本篇是写实、白描的名著，所用的手法约可分为三类，（一）纯写实。（二）情意实而事不必实。（三）事不实而情意可思。一切文学的名篇大概都活用这三种笔法，拿本诗为例，却最分明。它十之八九都属于第一类。（二）（三）两类混合用之。

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十个字，“其日牛马嘶，新妇入青庐”记述实况甚明。其他尽多夸饰，“青雀白鹄舫”以下凡十二句，铺张

扬厉，正不必是事实，或竟全非事实。（二）（三）之别，在此可略明之。

“青雀”以下六句，船跟车马，皆迎亲之用，但用了船便不必再用车，用车亦无须用船，然而并说舟车，意在铺张，不必是事实也。但不必是事实的，未必非事实，用了船，再备车马，也没有不可以的道理，所以该属第二类。

本节却另有一句，“交广市鲑珍”，也是铺张，却离事实更远，因为根本上不可能有这事。上文说过，“良吉三十日，今已二十七”，这也属于文章修饰之例，不必是事实，却有可能，反正时日很匆促的。假如这个算事实，那“广交”云云一定非事实。无论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，或在安徽庐江，或在江苏丹徒，或在北方，都不能在三天之内，赶到安南或广州去采购海味啊。所以很显明的属于第三类。他之所以必用违反事实的描写，正要表示太守家办喜事的“红火”，反跌出下文的一番扫兴，瓦解冰消，所谓事虽非实，意却不违也。

此外如“妾有绣腰襦”一段，“新妇起严妆”一段并“点染华褥，五色陆离”（《古诗源》语），皆属文字修饰之长技，文情相生，悲丽错杂，如悉较以事实，其不合亦多矣。还有，“右手持刀尺，左手执绫罗，朝成绣夹裙，晚成单罗衫”，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曰：“其亦何情作此也。”等于说，哪里有心情做这活计呢。话虽不错，诗意却不在这点。事实上非但没这心情去做，即做亦无此麻利快，然而非如此写，即不显兰芝的针神绝技，与上文美丽妆梳之描写，异曲同工，而其牺牲于“封建”“礼教”“势力”的家庭为尤可痛惜也。

我的总结：写实不一定纪事，情意得实，亦写实之类也。意不违则意自明，情不讹则情可思，悲喜无端，使读者油然善感，而文章之能事差毕矣。

六 略谈本篇的思想

本文原只谈技巧，而思想却和技巧相关，思想还是更要紧。上说的陈胤倩，技巧论未尝不精，但思想迂腐，与诗人之意，格不相入，因而技巧论亦为之减色。我们谈到文学，说或作的时候，形式技巧、内容主题自不能不分别言之。实际上，内外是浑然一体不能分拆的。所以创作跟批评，其过程实在是颠倒的，也难怪这两种人时常拌嘴，这有根本上的齟齬，不仅文人相轻而已也。

本篇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地方，第一是长，第二是技巧，第三是思想。就价值而论，正应该倒过来，思想当居首位，长短实无关宏旨。它之所以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，在于能当反抗礼教的旗手，对着传统伦理的最中心点“孝道”给了一个沉重的打击，当头一棒。我们看后来的选诗的、评诗的对这诗有些地方不太满意，甚至于很不满意，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。《采菽堂诗选》即一好例。在此正无须征引它。

妙在它又用了艺术的手腕。换一个说法若无艺术的掩护，即无法干这中心突破的战术。作者或就不敢写，即写了在封建的社会中亦决定吃不开。即幸而无碍，教条式、标语口号式的文字，感召力亦很差，究竟得不到什么效果。所以，思想跟技巧哪个重要，是很难说的。思想重于技巧，虽似合理，但无技巧，思想失其所凭依。技巧跟思想既不可分，我们实亦不能说思想重于技巧也。这都是题外闲谈。

一句话就明白了，几千年读这诗的难道有同情这老太太而不同情少奶奶的吗？即顶迂腐的家伙，他亦不能，亦不敢这样说呵。诗人举出绝不含糊的事实，用极艺术的手段把它表现出来，使读者无论见仁见智如何的不同，反正不能歪曲了事实而颠倒黑

白。甚至于结尾，“行人驻足听，寡妇起彷徨，多谢后世人，戒之慎勿忘”，用了教训的口吻，我们亦不起反感。这都证明了他的技巧的成功。本篇题为谈技巧，却说到思想，我却认为并非题外之话。

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的。诗虽写礼教吃人，但吃人的，不仅仅是礼教，家庭的势利，经济上的压迫，官面的强暴，又何尝都是礼教呢？若依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的公式，即说从一而终，正不该逼她改嫁呵。这和鲁迅的小说《祝福》写祥林嫂的命运，是很像的。女人所受的压迫实不止一种，也不从一方面来，古诗人能够见到这很重要的一点，又能“如实”“如画”地写了出来，恕我说句套话，这实在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古诗十九首（选十）

行行重行行

行行重行行^[1]，与君生别离。
相去万余里，各在天一涯^[2]。
道路阻且长，会面安可知？
胡马依北风，越鸟巢南枝^[3]。
相去日已远，衣带日已缓^[4]。
浮云蔽白日^[5]，游子不顾返^[6]。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^[7]。
弃捐勿复道^[8]，努力加餐饭。

注释

[1] 重行行：走个不停。

[2] 天一涯：天的一边。

[3] 古称北狄为“胡”，北狄就是汉朝的匈奴，在汉的北方。依：依恋。越，这里用来和“胡”相对，应是指越族，就是“百越”的“越”，其地最南为交趾。以上二句说北地所产的马依恋北风，南方所产的鸟巢于南枝，比喻不忘本。

[4] 已：同“以”。“日已远”就是一天比一天远了。“缓”：宽松。衣带日缓，表示人一天比一天瘦。这两句套用汉乐府《古歌》“离家日趋远，衣带日趋缓”旧句。

[5] 浮云蔽白日：比喻游子的心有所惑。

[6] 顾：念。

[7] 岁月忽已晚：指秋冬之季岁月无多的时候。

[8] 捐：弃。

青青河畔草

青青河畔草，郁郁园中柳^[1]。

盈盈楼上女^[2]，皎皎当窗牖^[3]。

娥娥红粉粧^[4]，纤纤出素手^[5]。

昔为倡家女^[6]，今为荡子妇^[7]。

荡子行不归，空床难独守。

注释

[1] 郁郁：浓密茂盛的样子。汉人有折柳赠别的风俗，“园中柳”是容易引起离别的回忆的。

[2] 盈：通“赢”，美好多仪态的意思。

[3] 皎皎：白皙明洁貌。

[4] 娥娥：美貌。粧：又作“妆”“装”，妆容之谓。

[5] 纤纤：细。

[6] 倡：歌舞伎。

[7] 荡子：在外乡漫游的人，和游子的意思差不多。非后世所谓浪荡不务正业的人。

青青陵上柏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涧中石^[1]。
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^[2]。
斗酒相娱乐，聊厚不为薄^[3]。
驱车策驽马，游戏宛与洛^[4]。
洛中何郁郁^[5]，冠带自相索^[6]。
长衢罗夹巷^[7]，王侯多第宅。
两宫遥相望^[8]，双阙百余尺^[9]。
极宴娱心意，戚戚何所迫^[10]？

注释

[1] 磊磊：众石累积貌。

[2] 忽如远行客：言人在世上为时短暂，犹如远行作客。

[3] 聊厚不为薄：言“斗酒”虽少，聊以为厚，不以为薄，而用它来“相娱乐”。同样的看法，驽马虽劣也可以驾之而游。

[4] 宛与洛：宛县和洛阳。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，汉时有“南都”之称。洛阳是东汉的京城。这诗当是东汉作品，宛、洛代表当时最繁华的都市。

[5] 郁郁：在这里形容繁盛热闹的气象。

[6] 冠带：指贵人。索：求访。这句是说那些冠带人物自相往来交结。从“自”字可以意味到他们自成集团，高高在上。

[7] 罗：列。衢，四达之道。

[8] 两宫：洛阳有南北两宫，相距七里。

[9] 双阙：宫门前的两座望楼。

[10] 极宴：言穷极奢侈地尽情宴乐。戚戚：忧惧貌。

今日良宴会

今日良宴会，欢乐难具陈^[1]。
弹箏奋逸响^[2]，新声妙入神。
令德唱高言^[3]，识曲听其真^[4]。
齐心同所愿^[5]，含意俱未伸^[6]。
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飙尘^[7]。
何不策高足，先据要路津^[8]？
无为守穷贱，轹轲长苦辛^[9]。

注释

[1] 具陈：全部说出。

[2] 箏：乐器名，瑟类。《急就篇注》曰：“箏：亦小瑟类也，本十二弦，今则十三。”奋逸响：发出超越寻常的音响。

[3] 令德：贤者。指作歌辞的人。高言：高妙之辞，指歌辞。

[4] 识曲：知音者。真：犹正也。

[5] 齐：一致。“齐心同所愿”，是说人人所想都是如此。李善注：“所愿谓富贵也。”

[6] 含意：心中都已认识那曲中的真理。未伸：口中表达不出来。

[7] 奄忽：急遽的意思。暴风自下而上为“飙”。飙尘：是卷地狂风里的一阵尘土。

[8] 策：鞭马前进。高足：指快马。津：渡口。要路津：比喻有权有势的地位。

[9] 轹轲（kǎnkē）：本是车行不利的意思，引申为人不得志的意思。

西北有高楼

西北有高楼，上与浮云齐。
交疏结绮窗^[1]，阿阁三重阶^[2]。
上有弦歌声，音响一何悲！
谁能为此曲？无乃杞梁妻^[3]。
清商随风发^[4]，中曲正徘徊^[5]。
一弹再三叹^[6]，慷慨有余哀。
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^[7]。
愿为双鸿鹄^[8]，奋翅起高飞。

注释

[1] 交疏：花格子。结绮：格子连接着如丝织品的花纹。交疏结绮：言窗户玲珑工细。

[2] 阿阁：四面有檐的阁子。三重阶：有三重阶梯，言阁之高。

[3] 杞梁妻，杞梁，名殖，字梁，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，为齐国伐莒，死于莒国城下。他的妻哭了十天，然后自杀。琴曲有《杞梁妻叹》，《琴操》说是杞梁妻所作，《古今注》说是杞梁妻妹朝日所作。以上二句言这样的哀曲莫不是杞梁妻所作？言其悲哀可比《杞梁妻叹》。

[4] 清商：乐曲名。

[5] 中曲：一曲分数段，中曲就是曲子的中段。徘徊：萦绕。

[6] 叹：叹息，一说即《乐记》所谓“一倡而三叹”的“叹”，就是和声。

[7] 知音：能听出奏曲者的感情叫作知音（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来，相传伯牙善鼓琴，子期善听琴。当伯牙弹琴志在登高山的

时候，子期便从琴音感到峨峨若泰山；当伯牙志在流水的时候，子期又感到洋洋若江河。子期死后伯牙便绝弦不弹，因为再没有知音了）。引申用起来，人和人彼此知心也叫知音。

[8] 双鸿鹄：一作“双鸣鹤”。

涉江采芙蓉

涉江采芙蓉，兰泽多芳草^[1]。

采之欲遗谁？所思在远道^[2]。

还顾望旧乡，长路漫浩浩^[3]。

同心而离居，忧伤以终老。

注释

[1] 芙蓉，荷花。兰泽，有兰草的低湿之地。以上二句言涉江可以采得芙蓉，而泽中又有兰和其他芳草，可采者不仅是芙蓉，可以赠给“所思”的芳物很多。

[2] 遗：赠送。以芳草送人是结恩情的表示，古代有此风俗，屡见于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。

[3] 漫：犹“漫漫”，长。这里是叠字省为单词。浩浩：广大貌。

明月皎夜光

明月皎夜光，促织鸣东壁^[1]。

玉衡指孟冬^[2]，众星何历历^[3]。

白露沾野草，时节忽复易^[4]。
秋蝉鸣树间，玄鸟逝安适^[5]？
昔我同门友^[6]，高举振六翮^[7]。
不念携手好，弃我如遗迹^[8]。
南箕北有斗^[9]，牵牛不负轭^[10]。
良无盘石固^[11]，虚名复何益？

注释

[1] 促织：蟋蟀。

[2] 玉衡，指北斗星七星中的第五星，又可以指北斗的斗柄三星。北斗七星形状像个舀酒的斗，第一星至第四星成勺形，叫斗魁，第五星至第七星为斗柄。指孟冬，由于地球绕日公转，若每天在一固定时刻看北斗某一星，则每年旋转一周，每月变一方位（三十度），所以古人以固定时间的斗星所指的方位来辨节令的推移。此句说半夜起看玉衡所指的方位（西北），知道节令已到孟冬（夏历十月）。

[3] 历历：分明貌。

[4] 时节忽复易：指由秋到冬。

[5] 玄鸟：燕子。

[6] 同门友：同学。

[7] 翮：羽茎。六翮：鸟的翅膀。振六翮：是以鸟的高飞比人的腾达。

[8] 如遗迹：就像行路人遗弃足迹一样。

[9] 南箕：星名，即箕宿。箕宿四星，联起来成梯形，也就是簸箕形。斗：指南斗星。“北有斗”，南斗六星，聚成斗形，当它和箕星同在南方的时候，箕在南，斗在北。《诗经·大东》：“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；维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浆。”言箕星和斗星徒然

有箕斗的名称，而没有簸米去糠和舀酒的实用。

[10] 牵牛：星名，河鼓三星之一。它是天鹰座主星，在银河南，民间通称为扁担星。輶：车前架在牛颈上的部分。牛拉车必须负起輶来；不负輶：就是不拉车。《诗经·大东》：“睆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”

[11] 盘石：大石。

冉冉孤生竹

冉冉孤生竹，结根泰山阿^[1]。
与君为新婚，菟丝附女萝^[2]。
菟丝生有时，夫妇会有宜^[3]。
千里远结婚，悠悠隔山陂^[4]。
思君令人老，轩车来何迟^[5]。
伤彼蕙兰花，含英扬光辉，
过时而不采，将随秋草萎。
君亮执高节^[6]，贱妾亦何为？

注释

[1] 冉冉：柔弱下垂貌。阿：山曲。或说“泰山”应作“大山”，魏明帝（曹叡）《种瓜篇》：“愿托不肖躯，有如倚大山。”本此。

[2] 菟丝：一种柔弱蔓生的植物。女萝：古人或以为就是菟丝；或说是松萝，松萝也是柔弱植物。

[3] 宜：指适当的时间。

[4] 悠悠：远貌。陂：山坡。

[5] 轩车：有屏障的车。古时大夫以上乘轩车。这女子的夫婿想是远宦不归，使她久盼。

[6] 亮：诚信。

庭中有奇树

庭中有奇树^[1]，绿叶发华滋^[2]。
攀条折其荣^[3]，将以遗所思。
馨香盈怀袖^[4]，路远莫致之。
此物何足贡？但感别经时^[5]。

注释

[1] 奇树：犹“嘉树”，“奇”本有佳美的意义。

[2] 发华滋：开花开得很繁盛。

[3] 荣：花。

[4] 馨：香气。致：送达。

[5] 贡：献也，一作“贵”。

迢迢牵牛星

迢迢牵牛星^[1]，皎皎河汉女^[2]。
纤纤擢素手^[3]，札札弄机杼^[4]。
终日不成章^[5]，泣涕零如雨^[6]。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^{〔7〕}。

注释

〔1〕迢迢：远貌。

〔2〕河汉：银河。“河汉女”，就是织女星。它是天琴座主星，在银河北，和牵牛星相对。牵牛织女为夫妇的传说故事大约产生在西汉时。

〔3〕擢：举。

〔4〕札札：织机声。

〔5〕不成章：言不能织成经纬文理。《诗经·大东》：“跂彼织女，终日七襄；虽则七襄，不成报章。”据郑玄解释，这是说织女空有织之名，不能像人用梭，一去一来，一反一复，故而不能成章。本篇“终日不成章”句不一定从《诗经》来，但诗人所以有“不成章”的想象，可以用郑玄的话来解释。

〔6〕零：落。泣涕如雨和织不成章都是由于离别的哀愁。

〔7〕脉脉：当作“眇眇”或“覼覼”，相视貌。